

<<醉千年>>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醉千年>>

13位ISBN编号：9787222082564

10位ISBN编号：7222082565

出版时间：2012-1

出版时间：云南人民出版社

作者：凌之鹤

页数：23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前言

我不是李白 饮酒过度也会使心里的秘密不知不觉地吐露。

——蒙田 三五杯烈酒喝完，六七瓶红酒喝干，又随便找个地方，继续狂喝啤酒，直到酩酊大醉。

好几年了，我似乎已习惯于如是消磨仅有的一点闲暇时光。

就像博胡米尔·赫巴拉尔喜欢坐在小酒馆里，一边独自喝着啤酒，一边饶有兴趣地聆听各路酒客的闲谈乱扯淡。

这位文学天才曾如是说，“我把自己看成爱喝啤酒的大老粗。

对我来说喝啤酒是个神圣的时刻。

”而我则一直固执地狡辩，饮酒于我只是一种放松精神，放飞心情的休闲方式。

有一点需要说明：我确信我必须忘记一些无聊的人和事。

有时，我甚至想将自己也忘掉。

装满陈酒的木桶，如何还盛得下芬芳甘甜的清泉呢？

我必须不断地删除或刷新一些带毒的记忆。

它们也许是虚幻无望的荣誉，被所谓自尊无限放大的莫名的耻辱，一些可怕而缠绵的梦魇，失落之余无意打开的潘多拉盒子，或者竟是一段听起来感伤而苍白的、青涩的，类似于“汉有游女，不可求思”式的爱情秘史。

酒精于是成为这尘世间最好的另类忘川之水。

当然，我同时必须承认，泛滥的酒精也伤害了我青春的身体。

可能还损害了原本聪慧可爱的大脑，这表现为酒醉后不间断地失忆或智商及情商甚至逆商的骤然下降。

正如智者蒙田所批评的那样，“酗酒是肉体的、粗俗的”，酒之罪在于损伤身体，摧残智力。

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谁能否认，我们野性的身体不是用来享受，就是用来接受伤害的。

我喜欢酒精催生的短暂迷狂、无意失言和有趣的混乱，以及由此带来的激情、灵感、梦幻甚至一场痛快若小死的大睡。

尤其让我迷恋的是，当宿醉醒来，我总能在反省中看清自己，思索人生，并适时地回到云山雾水一样的内心深处。

那感觉，诚如泰戈尔在诗中所吟唱的：上帝自己的早晨，在他看来也是新奇的。

因为每个清晨都会让他感到新的惊喜！

说来真是惭愧，就因为闲来喜欢胡乱涂鸦，乘兴写些小诗小文，且好聚众喝酒纵谈，酒友中便有人谬称我为李白。

他们都相信我酒后“灵感似泉当涌，下笔如有神”。

这种颇为滑稽的恭维与误会，带给我的唯一好处，就是可以多多地、无理由地畅饮美酒。

几乎是无酒伤心，无酒不欢，无酒不成餐，天天有酒喝，日日奔小康是也。

我岂敢以李白自况？

宿醉醒采，痛定思痛，除了难言的羞愧与无边的后悔外，多少次我想大声狂吼，李白是谪仙人，我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李白与我无关：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我不是李白！

”这让我深感惶恐。

诚然，我曾经是一位有点天真可爱，有些“五四”遗风的“文学愤青”。

但达不到“狂到世人皆欲杀，醉来天子不能呼”的境界。

我亦曾有过“仗剑去国”的抱负，向往过外面精彩的世界，但实际上奉行的却是“酒隐嵩明”的小国生活，株守于故里而不肯轻离半步。

这与长年蜗居于里斯本的费尔南多·佩索阿颇为相似：我也是个“不动的旅行者”，就像他除了深夜的独自幻想之外，我连云南以外的地方都很少去过，我偏爱古代文学，一度沉溺于秦论汉赋唐诗宋

## &lt;&lt;醉千年&gt;&gt;

词明清小说中不能自拔；我也曾疯狂地迷恋过雪莱拜伦济慈惠特曼庞德艾略特和普希金，仰慕他们的自由精神和云雀一样无羁的生活，我甚至刻意培养过敢于“决斗的气质”。

我写过很多“啊呀哎哟”之类的分行文字和之乎者也的“劳什子”，日常行为方式上有点魏晋名士的风度，喝酒如刘伶豪放，言语似何宴不羁，讲话仿林妹妹直截了当，行为像阮籍放浪，对不喜欢的人动辄使青白眼，好臧否是非，恨不能写与某人绝交书，不屑与小人为伍。

这些性格指向虽让我在“江湖中”名声大振，却在所谓的主流社会中吃尽苦头。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常识我是知道的。

一切优点都有人嫉妒，“任何缺点都有人喜欢”。

而我宁愿从精神的清流中钓一条鲜活的小鱼，却决不会伸手从现实这台冰箱中拿支滴血的死熊掌。

所以我坚持我近乎绝决的另类人生观，以酒会友，以饮为乐，以酩酊养生，以杯中物治疗精神暗伤。

美国硬汉影星约翰·韦恩有名言曰，“我从不相信一个不喝酒的男人。”

我是更极端了，一般而言，我不喜欢和不饮酒的人，尤其是能喝酒却总是找借口拒绝喝酒的人做朋友。

我饮酒虽不胜酒力，但酒量小气质好，有古龙同志“生死事小，喝酒事大”之风度，逢酒必剧饮，每饮必尽兴，几乎不醉不休。

醉则狂放不羁，或歌或舞，或吟或啸，或清谈文章，或仿古人乘兴访友，或倒头大睡。

总而言之，吾亦有“笑谈天下事，醉卧美人膝”的胆略。

凡此种种，但求以酒自远，寄情于神，聊以解忧，得意却不忘形，皆以无伤大雅为宜。

初学饮酒时，多是被别人餞着喝，逼着干杯的。

所谓白酒，不就是会辣嘴的高级矿泉水嘛，不就是和香水一样令人着魔的昂贵液体嘛！

少年轻狂，血气方刚，岂肯轻易俯首称臣？

是以拼命计，牛饮海喝，每每大醉，重则被朋友从酒席上送去输液醒酒。

久经（酒精）考验，酒量也就慢慢练出来了，从此豪情更甚，酒兴更高，上了酒桌声音也大起来了，也敢餞着“大侠”斗酒了。

梁实秋先生说，寻常男人谈话，谈不到女人身上是不会打住的。

葡萄美酒夜光杯，痛饮不许琵琶催。

仿梁先生口气，多数情况下，管他敌人爱人，我喝酒是不喝到人仰马翻不停杯的。

尤其是接待远方朋友时，更是徐坤所谓的人来疯，频频以大碗敬酒，非喝倒几个不算盛情。

喝到高兴处，如入无人之境，浑然不觉刀光剑影、惊心动魄，结果总是喝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旁人尚且未醉，自己却先将自己喝高了！

有酒有诗，诗酒相谐，犹如才子佳人，固然风流，可在下毕竟不是李白。

这一点我是了然于心的。

酒酣耳热之际，灵感确实会突然涌上我的心头，虽有奇思绝想，妙语连珠，但也仅仅舌灿若花，止于嘴上、失于梦中而已，惜不能呼人“笔墨侍候”，也就不可能留下警世名言、惊人佳构。

李白是斗酒诗百篇，我是“升”酒多失言。

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我是“妻子呼来不上床，躺在沙发学右军”（作东床快婿状）。

李白老哥醉了，能对杨贵妃娘娘说“云想衣裳花想容”，妙语佳言讨美人欢心；我醉了，只会严词峻句，信口点评世风，无意中开罪自以为是的所谓贵人。

尤其令人难堪的是，酒醉频频，记忆力徒然减退，视力呈下降之势，苦了身体不说，亦伤了自尊与智慧之根。

于是乎每醉每痛下决心，赌咒立誓要断酒。

如此反复，关于戒酒的若干心得文章，几乎可以编为指南供有志者学习了，可落实在自己头上，还是20个字：与酒有仇，见酒如渴；饮醉快活，不喝罪过。

反正誓可立也可破，纵有千万条理由须戒酒，一旦上了酒桌，再好的口才，再强的定力，又岂经得起举座酒友的游说和激将？

所谓有情方饮酒，无聊才读书，于是乎照例狂饮，剧醉而归。

<<醉千年>>

坦白说，这于我已是一件近乎可叹复可怜的事矣！

贺拉斯曾不无揶揄地说过，有人说老加图用酒培养他的道德。

古人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我虽不是李白，也不是老加图，但自信有李白之气质，亦有老加图式的幽默，因此我不揣浅陋，妄言一句：达者乐酒，性情中人好酒！

我要用酒滋润我的人生。

## <<醉千年>>

### 内容概要

古往今来，酒催生着人类的智慧、激情和梦想，于是产生了诸如李白、李清照等灿若星辰的酒仙、诗仙，一代代文坛豪杰才女谱写了无数人间风流传奇。

“酒神精神”遂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财富。

有情方饮酒，无聊才读书。

不论怎样，这些氤氲着酒香的性情文字，承载着作者独立思考、自由飞翔的思考和独特的审美趣味，抒发了真言难存于世俗的人生困境。

《醉千年：与古人对饮》作者凌之鹤借梦与中国古代文坛硕彦俊杰对饮畅谈，书写了酒与文人、酒与诗文、酒与人生的诸多关联，读来回肠荡气，令人深省。

本书对于普及古典文学常识，激发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或爱好，也许不无裨益。

## 作者简介

凌之鹤，原名张凌，回族，自号“小城隐士”。

1971年10月生，16岁发表处女作。

以笔名荆棘鸟、安兰、凌之鹤、小李伊人、西门吹酒发表作品。

迄今已发表作品600余篇（首），其手抄本《流浪歌手的情人》（散文集）、《在心灵高处》（散文诗集）、《我隐居在我的内心深处》（散文诗集）、《酒杯中的月光》（诗集）流传于文友间。

诗歌《小女说她想偷只小狐狸来养》入选《中国2003年度优秀诗歌选集》、《2009年度诗歌精选》；散文《西双版纳断章》入选《我在美丽的云南》文集，另有若干经济论文和文学评论发表。

## &lt;&lt;醉千年&gt;&gt;

## 书籍目录

我不是李白（代序）  
苏东坡喝不过我  
李白斗酒话隐私  
陆放翁为情忏悔  
金农骑鹤出扬州  
太史公痛言“活着”  
薄命君王误美人  
同是江湖落魄客  
悲情锦瑟朦胧诗  
唐诗源头话生死  
草堂春秋梦依稀  
王诗佛闲谈酒道  
嵇康教我《广陵散》  
裸奔鼻祖英雄梦  
天生刘伶是酒神  
山涛最后的遗憾  
清朗的竹林俗物  
放诞的音乐怪才  
孤寂的林下舞者  
蒲公的精神之恋  
华山煮酒亦风流  
金圣叹偏爱动心  
舌战大师何叔平  
人淡如菊真隐士  
辛稼轩醉骂爱子  
郑燮佯醉画风箏  
梦里花落知多少  
杨柳岸白衣卿相  
梦醒兰亭不玩墨  
叹一声江郎才尽  
月白风清祭小小  
醉饮乌江论项羽  
梦醒红楼醉读书  
狱中夜探夏完淳  
四明狂客醉题诗  
长发狂草惊鬼神  
寒江钓雪的无奈  
东风吹过铜雀台  
龙舟凤船载相思  
倾听幽州台之歌  
徐霞客游嵩明记  
把酒对月听秋香  
问天下谁识名剑  
琵琶多情恨绝响  
幽栖居士诉愁肠

<<醉千年>>

浣花溪薛涛醉酒  
易安芳心映秋月  
咏絮才踏雪寻梅  
才女心事杯酒中  
烦到无极是快乐  
清风明月话止庵  
跋：独饮江湖·快意人生

## &lt;&lt;醉千年&gt;&gt;

##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我一直以为，如果说唐诗是一片繁盛壮观的郁郁松林，那么，诗佛王维其人，正是这松间明月、石上清泉、林下之风；其山水诗意，更像那深箐幽谷中青青石头上一片宁静湿润、无声滋长的青苔。

与王维对饮时，想起他《书事》一诗中后两句，“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我借酒即兴吟唱了《青苔》这首诗。

我说，我希望能获得一种凝神静气的佛家内功，以便从喧嚣浮华的尘世中彻底解脱出来，让浮躁的心灵像青苔那样沉浸于默默生存的喜悦与自适当中。

“青苔是谁的心事？”

“王维拈须轻语，“寂寞是一杯月光的美酒？”

卿之寂寞固然深入骨髓矣，但陷于其苦而不能自拔。

此皆因酒意浑浊、心绪躁动不安而稍欠悟性之故。

窃以为，心静神宁，物我两忘，天高地远，则烦恼自消也。

以吾看来，青苔是青苔的心事，而经过月光漂洗的寂寞，未必就是一樽解忧的醇酒。

”我笑道：“摩诘老所言，实令晚生受益匪浅。

奈何！

吾生性愚拙，心灵混沌，虽好圣贤之道，见识不多，仅得凡欲一醉之浅薄之乐也。

怎样做官，如何品酒，敢请先生指点一二则个？”

”王诗佛摇头道：“我亦无经验可谈，不过有些体会罢了。

做官诚然不易，仅应酬一桩，足以令人劳心伤神，费事耗时。

来了上司或高朋，人家好饮且擅饮，你就舍命陪喝吧；若上官不喝酒，你也要使出本事来劝饮，至少要先将自己喝倒。

与同僚交际，不饮不行啊，大家都是一根线上的蚂蚱。

对下属呢，不喝似乎不近人情，与民同乐，何妨一醉？”

酒喝好了，这官也就做好了大半。

”我感叹道：“古今皆然也。

当今酒场，风烟亦烈，战火犹浓。

酒桌就是办公桌，酒场就是战场。

所谓协调就是喝醉，喝酒也是工作。

陪吃陪喝，大有学问。

倘碰到那些兴趣不在酒的主儿，更令人尴尬！

不说也罢。

还是回到正题，酒海有岸，能否从这无聊的窘境中全身而出？”

请先生赐教！”

”王维示意我同饮三杯清酒，而后曰：“吾少时为功名累，恋酩酊风流，亦尝以诗酒自大。

年事及长，涉世愈深，宦海飘浮，历尽挫折，乱而思静，回首时始知身在官场，心实在山水田园间耳。

后来矢志攻仙事佛，又一度落拓江湖，则身心皆闲矣。

吾曾幻想归隐林泉，却为生计所牵，恋栈思禄，转而半官半隐，亦官亦隐。

故浩然兄戏称吾为‘大隐’。

其实，吾不过仿效庄子罢了。

吾有《漆园》诗曰，‘古人非傲吏，自阙经世务。

偶寄一微官，婆娑数株树’。

说的即是吾之人生理想也：当个小官，谋一闲职，做良心活计，挣点养生钱，喝杯尽兴酒，写些得意诗文，图个安逸自在，岂非人生快事耶？”

不然，温饱乏术，居无定所，飘风浪荡，如何有‘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醉千年>>

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这样的诗意生活？

至于所谓酒道，酒亦有性情也。

所谓清圣浊贤，只状其形，不得其意，更未传其神也。

许慎云，‘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恶’，其见解不俗，真酒知音也！

吾少时饮酒，自命轻狂，但觉其苦涩性烈，只知其俗味也，故浅尝辄止，或纵酒自残，不知醉为何端；直到功名初成，再饮酒时，无论贵贱，抑或尊卑，才看到酒中原有人情世态，酒外更有传奇故事，趣味良多，故饮酒时，醉而不觉其苦，但见饮者之为人品行及真性情也；后来阅尽春秋，功败垂成，宠辱不惊，学佛参禅，心如古井，终于看山是山，观水是水，乃悟酒水功德，全在饮者修为也，此时饮酒，虽大醉而不乱、不狂、不妄，酒意与心态相通，即见人性之善恶亦不足怪，但求长醉不醒，与天地宇宙同一罢了。

”

## &lt;&lt;醉千年&gt;&gt;

## 后记

独饮江湖·快意人生 你不觉得所有的荒诞不经 其实都暗藏玄机？

——寄北《森林之火》 《醉千年——与古人对饮》这本小书，可谓十月怀胎、甚至是“十年磨一剑”之作。

此说只是相对于本书的创意、写作与定稿、出版而言。

因为这是我个人正式出版的第一本书，其中有些故事和关于写作的思考，不妨坦白如下，博知我者一笑。

大约在2002年4月，我到昆明看望朋友。

午间与张稼文先生和李毅诸君饮酒时，谈及李白、苏东坡，我戏说此二人诗写的比我好，喝酒却未必比我行。

稼文先生即兴说，你就写你和他们喝酒吧，且当场就出了两个题目。

后来我就写了“梦中与古人对饮”五篇稿子，当年即以专栏文章在《都市时报·风花雪月》版上发表了。

此后两年，我又在时报上陆续发了一些“梦中与古人对饮”的稿子。

时任该报文体新闻中心副总监、“风花雪月”的编辑张玮小姐告诉我，她想组织几部专题书稿，让我继续以饮酒为主题写一部10万字左右的书稿。

书稿出来后，因了“风花雪月”版面如同许多纯文学刊物的命运，一夜之间成为传说等诸多原因，最终束之高阁矣。

这只不过是文学落寞的一个孤证而已。

时至2006年，有热心的文友再三邀约一起自费出书。

我找出几被遗忘的“对饮”书稿，编校完毕，准备交他们打理。

我在云南教育出版社做编辑的朋友彭湘云君听说此事后，劝我不必急于出书。

她认为“对饮”一书总体感觉不错，新颖、另类、有趣且有书卷气，如能再用心打磨，以期“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尚可另辟新境。

为此，湘云君将我和书稿一并推荐给云南人民出版社的项万和先生。

独具慧眼白勺项先生高情大义，于百忙之中两次审阅书稿，多次与我交流，就进一步修改、完善文稿的思路、结构和创意提出了颇多建设性意见。

如此几个回合，又经过一年的沉淀和职事之余的“披阅增删”，较之发于报刊上的文章，有很多改动，力求“篇有百尺之锦，句有千金之弩，字有百炼之金”——基本杜绝了所谓“报纸病”，不惟篇幅较大，思想内涵和指向也颇为丰盈、繁富。

写这个专题让我充分享受到“神交古人”的乐趣。

当然，由于才力不逮，读书浅尝辄止，知识储备不足，动起笔来也很艰苦。

正如游走于文学与政治之间的胡丘陵先生所说，我也是“一个身边总是热热闹闹自己却怆然涕下的人，一个干着毫无诗意工作的诗人”。

一者是因为工作冗杂，生活毫无规律可言；二者应酬过多，酒事频繁，伤身亦伤智力。

有时一篇稿子会因为忙于其它事务中断数次，几天才能续成。

因此断断续续竟用了近半年的时间才写了七十余篇。

后来修改，亦因琐事困扰及懈怠影响，竟成为“马拉松式”作业。

掐指算来，完成这册小书，居然历时五年之久！

付梓之际，因为诸多不言而喻的原因，忍痛又删减了若干篇目和篇幅，其中一些凌厉锋芒、书生意气、大快人心的性情文字，是容易引起迟暮之辈和跳梁小丑不快的“不合时宜”之论。

关于书名及文章创意，有必要作一简要交待。

作家王康先生认为，“人们的自由，与其说在不可知的未来，不如说在过去，如参天大树围绕自己那颗种子长成的年轮清晰可辨，如浩瀚星云总以巨大的漩涡状环绕着某种神秘的奇点，所有的梦都是已然世界的反射，并暗示着未知天地的奥秘和信息”。

此论颇获我心，庶几可作为解读本书寓意之钥也。

## &lt;&lt;醉千年&gt;&gt;

之所以以“梦”和“酒”这两个要素切题，我想很容易理解。

既然是梦中，既然酒醉了，且“一醉千年”，有什么事情不可能发生呢？

又有什么话不可说呢？

当然，吾亦多梦之人。

记得小可在《嵩明报》主持“新闻周记”时，曾经数次梦中邂逅克林顿、阿拉法特和卡斯特罗，并且居然同克林顿、阿拉法特讨论了中东和平问题！

一度时期，寡人甚至每晚必梦，尤令人惊异者，我竟然做了一个月的连环大梦！

遗憾的是，我没有将它及时记录下来，不然，它应该是一部迷人的传奇小说。

《醉千年》这部作品中的一些主角，我也曾经梦到过。

但饮酒轶事，则纯属虚构耳。

至于对饮的背景及场合，均为我试图复原的“历史现场”：通过时光隧道，彻底回到过去。

“古人”的话，亦多用他们曾经说过或作品中出现过的语言。

“对饮”专栏发表以后，一度引起读者的广泛关注和热议。

一些素昧平生的读者通过不同渠道向笔者表达了自己对“对饮”的认同，有不少文友更是热情地要求我尽快结集出书。

尽管如此，我亦一度怀疑如是写作的意义，所以，在写作过程中一再搁笔，几度中断。

老实说，我对这个主题的创作曾经缺乏自信。

非不能写也，惟恐浪费才情，更担心于读者无益。

但我必须坚持。

这也许只是个人价值判断的必然选择。

我已经发现：这些年来我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了太多。

包括可怜的爱好的、狂热的激情和寂寞之梦想，似乎均已被坚硬、冰冷而无情的现实粉碎了。

漫长的经济转型、复杂的社会变革、垃圾信息裂变和片断式生活节奏的闪电效应，加之在体制机制内讨生活的身份障碍，变幻莫测的人际关系、趋炎附势的人情冷暖、无所不在的工作压力与人生焦虑，让我惊觉生命意识、人性光辉、人生价值与使命这类宏大的终极问题，已被一些毫无意义而又冠冕堂皇的事物所遮蔽。

感情之湖逐渐干涸，思想之河时常断流，精神雪峰濒临崩塌，而天地俨然大秀场，尘世间依然歌舞升平。

千载之下，望远皆悲，我几乎失去了前行的方向，不，是勇气！

屈子沉江，乃因“世人皆醉我独醒，世人皆浊我独清”。

我之杞忧，则缘于“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閔閔”。

多情自苦，慧极必伤。

这令我倍感尴尬。

在痛楚与不安中，多少次午夜惊梦之后，忏悔之余，叩问灵魂，孤独无助的我总是自言自语：我岂能如此颓废、沉沦下去！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我当从高贵的孤寂中寻觅、发掘属于人类的无限伟大与无尚荣光。

“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

现代人崇拜的是财富英雄、数字英雄、政界英雄、演艺英雄和体坛英雄。

回眸人类文明史，无论任何时代，只要迷信“丛林法则”的社会，有权多金的人似乎都可以称雄天下。

“曾因醉酒鞭名马，生十白情多累美人”。

我仰天一笑，千古江山，英雄无觅？

“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游其间”。

偶像早已坍塌，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高人已渺，英雄孤独；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必须重估一切价值。

## &lt;&lt;醉千年&gt;&gt;

一缕寂寞袭上心头，夜深人静上高楼，我不能临风长啸或对月弹琴解忧，怕扰了仙人好梦。

上友千古，下慰千秋，人生若此，夫复何求。

独饮江湖，何惧落拓？

我饮下的那一杯杯烈酒，不只为浇心中块垒。

酒，这与香水和英雄泪一样昂贵的液体，这玄妙的杯中物，它在麻醉、摧残我的肉体时，也唤醒、浇开了我内心娇艳而狂野的思想花朵。

正所谓，酒误张郎，酒亦成就张郎。

一次次酣醉梦醒，一次次追问忏悔，我终于还是提起了笔：唯有笔下，才能留住人生的美好。

人生无常，生活中有多少美妙一刻“想留都留不住”。

诚如朱天文之喟叹，“我非常悲哀地发现，稍纵即逝，除了提笔，几乎没有任何方式可以留住”。

村上春树曾如是说，“我已经写了20多年了。

写的时候我始终有一个想使自己变得自由的念头。

……即使身体自由不了，也想让灵魂获得自由——这是贯穿我整个写作过程的念头”。

我从16岁发表处女作，屈指算来，迄今迢迢已写了二十余年，虽无让读者拿得起、放不下的精品名作，但能默默无闻地坚持写作，姑且也算是一种收获罢。

从昔日“愤青”到今天的“小清新”，它足以证明，我之业余而边缘化的写作功课，有如斯多葛派的“用写作来修行”，其旨意恰是“为了灵魂的自由”，为了留住我们人生中最美好的一刻。

本书所涉及的梦中人，均为鬼才也。

不写活人，一者怕惹笔墨官司，二者怕引起吹拍名人、邀宠借光之嫌。

写逝者，就省却了这种世俗与功利的担心。

诚如司马中原所言：鬼可以得罪，活人却得罪不起呀！

更何况，这些鬼辈高人，皆可谓“亲爱的死鬼”（王小山语）。

写此书时，妻常谓我“装神弄鬼，不务正业”。

我庆幸有此结集。

不论怎样，这些文字中，有我的抱负、梦想与信仰，有我的价值观和真性情，有“书生最后的一分狂”，也有我的悲天悯人、远虑近忧。

“古典诗词让人心不死”，即便退一万步讲，窃以为，本书对于普及古典文学、以及现代诗歌常识，激发读者对传统文化和现代诗歌的尊重或爱好，也许不无裨益。

文字之意义有无，在一个经济信息全球化、快餐文化泛滥、惟技术生存的社会转型时期，在新传媒时代，似乎也无关紧要矣。

拙作终于得以行世，这完全得益于尊敬的项万和先生，正是他对我的知遇与殷切指导和倾情无私的帮助，让我有了出书的信心与期待。

本书的编辑肖薇，对拙作的旨趣深表理解，为此书的尽快问世亦付出了智慧和心血。

同时，对于许多如湘云君一样的好友的真诚勉励，我始终铭刻于心。

在此，我要向他们，向长期以来一直关注、关心、关爱我的亲人和文友谨表诚挚的谢意！

但愿我的努力与执著能带给他们心灵上长久的喜悦与慰藉。

任何一个伟大的写作者都有惊人抱负。

马克思想“改变世界”，兰波要“改变生活”，马拉美欲“改变语言”。

福柯说，写作最大的魅力，在于它可以改变自我。

我则感觉，写作的意外收获，在于它能塑造和展示一个思想者美好而丰盈的内心世界。

写作扩大了我的生存空间（托尼·莫里森），写作给了我无限的自由（阿来）。

作为一个业余写作者，我始终坚持如是原则：独立写作，自由思想，逍遥江湖，快意人生！

与自己干杯，与聪颖的读者分享创作的乐趣，当然也很好玩！

最后，我要将这本小书献给我贤淑的妻子和聪慧可爱的女儿。

多年以来只顾埋头俗务琐事，我对她们关心、爱护不够，但心灵却始终与她们相通！

因为我经常在思考稻盛和夫的“作为人，何为正确”这个哲学问题。

仓央嘉措诗云，“被诗歌埋没了一生的人，黎明前又重新回到了想象中”。

<<醉千年>>

怨我狂狷，我要坦率地告诉那些曾经误解或将来也必将误读我的人：漆园俗吏可以不做，此生绝不摧眉折腰。

被才华埋没多年的我，如今已重新回到内心的山水间，正行走在诗意的青天大道上。

我要自豪地吟唱《西南联大》主题歌《中国书生》的最后一阙：乐莫乐兮心相知，乡野借油灯。

杨柳依依，杨柳依依，无限生机在我心。

是为跋。

2011年5月

<<醉千年>>

编辑推荐

不写活人，一则怕惹笔墨官司，二则怕引起吹拍名人之嫌。  
写逝者，就省却了这种担心。  
诚如司马中原所言：鬼可以得罪，活人却得罪不起呀！  
更何况，这些鬼辈高人，皆可谓“亲爱的死鬼”。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